

民衆基本論

章乃器著



728

171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論 本 基 衆 民

著 器 乃 章



行 刊 司 公 誌 雜 海 上

1 9 3 7

目次

第一章	羣衆的怒吼	一
第二章	覺悟的民衆	八
第三章	有意識有組織的羣衆	二二
第四章	個人主義的救國理論	二七
第五章	民衆救國論	三三
第六章	官辦的民衆組織	三六
第七章	結論	三三

第一章 羣衆的怒吼

在抗日必勝論裏面，我已經說明：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有極大的勝利的把握。現在，我們再討論怎樣可以取得這種勝利。

我們的軍事力量不及日本帝國主義，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那末，我們究竟憑什麼力量可以戰勝牠呢？

答案是：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基本的力量是民衆。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漠視了正式軍隊的力量；事實上，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主要的還靠我們可敬可愛的英勇的將士們。然而，我們的將士所以能用低劣的武器去戰勝武器銳利的敵人，却全靠我們的軍隊能和民衆打成一片。爲甚麼淞滬之戰，我們的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能持久抗戰，連挫敵鋒，而熱河之戰，湯玉麟的部隊却要「不戰而潰」呢？

那就因爲前者以同胞待民衆，把自己當做民衆的一分子，和民衆很密切的打成一片。因此，民衆的熱烈擁護，可以鼓舞將士們的抗敵情緒；民衆的踴躍輸將，可以補充將士們的給養；民衆的嚮導、諜報工作和游擊戰爭，可以增加將士們的戰鬥力量。淞滬戰爭，就因此在歷史上留着光榮的功績。而後者呢，却剛剛相反，湯玉麟的軍隊，一向就把民衆當做被征服者，把自己當做高出於民衆的特殊階級看待的。他們不但不能和民衆打成一片，而且簡直成爲民衆的敵人。所以，一旦敵兵壓境，即使想抵抗，也因爲平時和民衆積怨太深，軍民雙方互相猜疑、互相敵視的結果，不是軍隊最後大掠一次，潰散了事，便是民衆先起來襲擊軍隊，使之不戰而潰。熱河戰役中這一段痛心歷史，主張抗日的人都總不會忘記的吧？

在這裏，我們還得指出：熱河的民衆，和淞滬的民衆比較起來，文化水準和組織訓練也差得很遠。正因爲有這樣落後的民衆，所以平時才會容留這樣的軍隊，

而戰時依然不能很好的推動這種軍隊，使之轉變爲抗敵的力量。因此，我們還得明白：爲求軍隊和民衆打成一片，我們不但要有覺悟的、有紀律的軍隊，而尤其要有覺悟的、有組織的民衆。

遠一些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民衆力量的偉大也是每一個身經戰役的人都感覺到的。國民革命軍所以能用低劣的武器戰勝武力強大數倍的北洋軍閥，誰也不能否認是民衆的力量。其實，在近代的戰爭中，那一個國家不想動員全國民衆的力量去作戰呢？看一看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吧！牠正在用盡武斷宣傳的手段，以騙取民衆的同情；日本法西斯蒂軍閥的黨徒，甚至要用強逼的手段，製造出來「民衆的擁護」，以愚騙遠征的將士！

這是毫無疑義的，如果前線的戰士明白自己是爲着千千萬萬的民衆而戰，明白千千萬萬的民衆正在熱望着他們凱旋，戰爭的時候便可以勇氣百倍。如果

他們經過的地方，民衆都能給他們以英雄的尊敬，待他們以兄弟的熱情，他們的勇氣便可以久而彌堅，百折不撓。這種民衆所給予他們的鼓勵、慰藉和榮譽，要比任何的長官、領袖所給予他們的還要偉大千百倍。也正是爲此，所以甚至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軍心的鼓勵，也已經不能依賴所謂「天皇的神威」而不得不借重於製造的民衆。

特別的，在我們的抗日戰爭當中，因爲戰場就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面，所以民衆對於軍隊的合作，決不限於情緒的鼓勵和後方的供應。比方，東北的民衆武力——東北義勇軍（現改組爲東北抗日聯軍）假如能有正式軍隊的力量和他們配合起來，就決不止於消極的可以圖存，而必然可以積極的把敵人驅逐出境。這種游擊戰爭的運用，在國境以內的抗戰上，力量是很偉大的。在上次的綏遠戰爭中，民團的力量，也已經同樣的表現出來了。此外，因爲我國國土的遼闊和交

通的不便，嚮導、諜報、運輸等工作，也十分需要當地民衆的合作。

上面的說明，足以證明民衆力量的重要，然而也許還不足以證明民衆是抗日的基本力量。民衆基本論是在和軍事投機論對照之下，才會特別的顯現得出來牠的優點的。

我在抗日必勝論裏已經指出：中國決不會滅亡，而不會滅亡的基本條件，就靠着全國民衆不做亡國奴的決心。現在我們再要指出：我們抗敵勝利的把握，就應該很穩定、很可靠的建築在這種決不會滅亡的基礎上面。那就是說：我們先要在消極方面可以決定不至於滅亡，然後才能再進一步可以在積極方面取得勝利的把握。反過來說：倘使我們不能喚起民衆的反抗情緒，鞏固民衆不做亡國奴的決心，而單只想憑武力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那就變成一個單純的軍事投機！我們自己的武力既然明知比不過敵人，那末，除了民衆的力量可以給我們一個

不敗的基礎——決不滅亡的基礎以外，我們還能靠什麼呢？靠友邦嗎？靠少數人腦子裏的「深謀遠慮」嗎？靠幾位軍事天才者的「戰略」嗎？是的，這種種的力量，我們都是需要的，都是不能加以漠視的；然而決計不能當作抗敵必勝的基本條件。如果我們把這種種的力量當做基本條件，那末，假如友邦的援助緩不濟急，或者「深謀遠慮」稍有失算，或者「戰略」稍有差池，我們的抗戰便要一敗而不可收拾！這種假定，也決不是過慮；事實上，我們在過去五年間，就已經屢次吃過這種虧！

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必須有勝利的把握的。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決鬥，絕對不容許我們投機，尤其不容許我們兒戲。恐日派的理論家常常提出「以國家民族爲兒戲」、「以國家命脈作孤注之一擲」……一套話來恫嚇大眾。這種話，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動聽的。但是，我們必須告訴他：這只足以批評主張軍事投

機的英雄主義者，對於我們是不適用的。就在這種關係上，我們可以見到軍事投機者和恐日派官僚，正是一鼻孔出氣的，而像「唯武器論」、「三日亡國論」……一類的恐日理論，都是在軍事投機論的前提下發揮出來的。從民衆基本論發展出來，當然是抗日必勝論。

有些人因爲我們認定民衆是基本力量，就很機械、很武斷的說我們漠視軍隊的力量。這種人如果不是有意的曲解，那末，他們的錯誤就是把民衆和軍隊對立起來。其實呢，廣義的說，軍隊本來是民衆的一部分；狹義的說，軍隊也原是由民衆裏出來的。假如軍隊不把自己當做民衆的武力，牠就可能變成軍閥的武力；假如軍隊漠視民衆的力量，牠就可能變成壓迫民衆的武力；假如軍隊嫉視民衆的力量，牠就要變成超出於民衆的一個特殊階級。我想，進步的軍人，是決不肯把自己擺在民衆的外面的；他會覺到民衆力量的偉大，就是他自己的光榮；他決不會

嫉視或者否定民衆力量的偉大，而只會把他自己的力量供獻給民衆。

倘使在相反的方面真有人漠視軍隊的力量，那末，他也同樣的是一個機械論者，同樣的把民衆和軍隊對立起來。民衆基本論一面指出民衆在抗戰中的基本地位，然而一面是要把民衆和軍隊打成一片看的。簡單的說：我們認定民衆是國民總動員的基本力量，然而同時認定軍隊是武裝總動員的基本力量；但是，武裝總動員却只是國民總動員的一個部門——一個主要的部門。

因此，我們可以很堅決的下這樣的一個結論：要發動一個抗日戰爭，要這個抗日戰爭能有必勝的把握，我們必須喚起全國的民衆；我們要在羣衆的怒吼當中，爭取民族的解放。

第二章 覺悟的民衆

我們都知道：一盤散沙的民衆，是沒有力量的；民衆是要結成了羣衆之後，才能發揮出來力量的。我們也知道：民衆並不一定都能夠有意識的結合起來，成爲一個羣衆，而怒吼起來的。倘使那樣，歷史上就不會有亡國的慘痛紀載，而目下也不會再有未解放的弱小民族了。民衆怎樣可以結成羣衆而怒吼呢？他們必須先覺悟。

我在抗日必勝論裏曾經說過，過去二十六年間許多次的革命鬥爭，已經喚醒了千千萬萬的民衆，但是，這還是不夠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一個生死的決鬥；在這個決鬥當中，我們必須動員一切的主觀力量，才能有必勝的把握，才可以縮短鬥爭的時間。因此，我們的基本工作，便在喚起更廣大的民衆，造成更多數的覺悟民衆。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事實的教訓，已經使許多混混噩噩的人們自動

的覺悟起來；瀰漫全國的救亡運動，的確也已經喚醒了不少醉生夢死的人們。但是，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不論從數量或者從質量去看，覺悟的成分都還萬萬不夠。我們到荒僻的農村裏去看看，有些人簡直不明白國家是什麼東西。就在都市裏，許多人雖然知道國家，知道國難，然而並不知道怎樣可以救國。

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那中間除了老病和幼孩以外，可以參加救亡工作的，總不下三萬萬人。這是一個怎樣鉅大的數字呀！我們的任務又是怎樣的艱鉅呀！這在機械論者，也許要說：「不忙，事實的教訓自然會使他們一個個都覺悟起來。」是的，到了敵人的槍口對準每一個人的胸口的時候，他們是都會覺悟的。然而，那就太晚了！我們不能那樣萬萬不能那樣，我們要運用我們的全力，很迅速的喚醒他們，共同把我們的民族從滅亡的路上救回來。

在這裏，我們還得明白，要使民衆了解亡國的痛苦，下不願做亡國奴的決心，

並不是很難的事。民族意識比較上還是本能的，並不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教育，才能啓發的。就是窮鄉僻壤裏頂閉塞的農民，他們沒有民族意識，然而已經有很濃厚的氏族意識；他們不願受外族的欺凌，不願做異族的奴隸，尤其不肯容忍異族的好淫擄掠。我們只須設法把他們這種氏族意識擴大起來，便可成爲不願做亡國奴的民族意識。所以，我們一面自然要認定教育是救亡的重要工具，然而同時也不能因爲教育不普及，就認爲喚起民衆的工作沒有法子做。在這生死存亡不容髮的時期當中，教育的意義是不能拘泥着機械的解釋的。國難時期的教育目的在使大家都下決心不做亡國奴，和使大家都知道怎樣可以不做亡國奴。這一點民族意識的喚起，是不一定要從讀國語、練數學……一套的基本教育做起的。

所以，我們關於喚醒民衆問題的正確認識是：因爲我們的最高標準是動員

三萬萬的同胞，我們應該認定這個任務是怎樣的艱鉅；但是同時我們對於完成這艱鉅的任務，應該有堅強的自信，因為民族意識的喚起，比較上還是簡單的。我們就應該抱着這樣的自信，很勇敢、很努力的，不肯空費一分一秒的時間，去完成我們這個艱鉅的任務。

第三章 有意識有組織的羣衆

只要中國有廣大的覺悟的民衆，那末，在敵人向我們進行侵略的時候，他們就會有意識的自動的結合起來，成爲一個羣衆，向敵人反抗。這種反抗，是可以使敵人發抖的。

比方，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駐屯軍，在「一二·九」運動未爆發之前，是怎樣的驕橫跋扈？他們敢於以非人的舉動，侮辱有武裝的河北省政府衛隊。他們織

了衛隊的槍械，剝去服裝，掌頰唾面，甚至在他的身上便溺，而不許他表示一些怒容！此外，學生和一般民衆，被綁架，以至被殺害的，更是層見迭出！結果，這擁有三萬大軍的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將軍，竟被趕走了。等到「二一、九」運動爆發以後，那局勢才完全改變過來。天津六千名的學生和民衆，游行示威，要衝進日本租界裏去。日本駐屯軍司令只好下令緊閉交界處的鐵門，同時禁止他的軍士向羣衆開槍。他還告訴他的軍士：「假如我們有一顆子彈碰着一個中國學生的身體，我們就要激憤起來十萬的中國民衆，那是很危險的！」

爲甚麼三萬有武裝的軍隊要受敵人的侮辱，而六千徒手的青年和民衆，反能使敵軍膽寒呢？這就是羣衆怒吼的力量呀。

自然，單只是「一鼓作氣」的羣衆的怒吼，那是依然不夠的。「一鼓作氣」而怒吼起來的「烏合之衆」，往往是一經壓迫，就可能「一聞而散」。如果敵人

知道我們可能一經壓迫就「一閃而散」他是依然要壓迫的。

因此，我們不但需要有意識的羣衆，而且需要有組織的羣衆。

羣衆的怒吼，在空間上必須能夠擴大到許多地點，要由一個都市傳播到鄰近的都市，再普及於全國，甚至遠達於國外，在時間上一定要能支持一月、數月，以至一年、數年，一直到民族解放為止。自然，在那中間，我們還得使這個怒潮由都市以及於農村，由一個社會階層以及於全社會的各階層。爲什麼呢？因爲中華民族的抗日運動，不但要有全國規模的行動，而且還要配合全世界僑胞和全世界愛好和平大衆的力量；同時，這個運動，是要經過長時期的艱苦鬥爭的，而決不是一爆發、一閃、一鬧就能成功的。不但如此，我們在鬥爭的過程中，還得再接再厲，受一次壓迫加強一次的力量，才能使敵人喪膽。

然而，這種空間上和時間上的條件，是只有組織的力量，才能把握得住的。

羣隨是衆處都有的。在都市的街道上，有的是熙來攘往的羣衆；在鄉村的廟會和市集當中，有的是肩摩背擦的羣衆。這種羣衆能不能發生政治上的作用呢？那個偶然性是有的，而必然性是絕對沒有的。我們也聽到過在廟會當中，某一個紳豪因爲觸犯衆怒被羣衆攢毆；我們也聽到過在街道上，某一個帝國主義的兵士因爲觸犯衆怒受到羣衆的制裁。但是，那都是偶然的，而且力量是很薄弱的。每一個鄉村裏每年都有幾次的廟會，然而紳豪却不曾因此而消滅；許多都會的街道上，每天都擠滿着羣衆，然而帝國主義的橫行却也不會因此而減少。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因那種羣衆是沒有意識的，而同時是沒有組織的。牠們只可能偶然的起一些微弱的政治作用，然而不能經常的起偉大的政治作用。

在東北，在有些農村裏，農民也往往因爲反抗敵人的壓迫而暴動起來。他們在當時也能給敵人以重創，然而在大隊的敵兵到來之後，便可能一閃而散。這是

一個有意識而沒有組織的羣衆的好例子。他們在一閃而散之後，進一步的覺悟使他們想到參加有組織的義勇軍；在參加義勇軍之後，他們才能再接再厲的反抗他們的敵人。

軍隊和民團，自然都是有組織的羣衆。然而，在東北，有些軍隊目下正在受敵人的指揮，去殘殺自己的同胞；在華北，有些地方的民團，也已經變成漢奸的部隊。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只有組織而沒有意識，所以可能做自已人的工具，也可能做敵人的工具，正和一枝手槍一顆炸彈一樣。

羣衆是一定要有意識而同時有組織的；意識和組織是缺一不可的。意識是羣衆的靈魂，而組織是羣衆的力量。有靈魂而沒有力量，什麼事都不能做；有力量而沒有靈魂，却成爲危險品！

第四章 個人主義的救國理論

抗敵救亡的基本力量是民衆，上文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少數的個人主義者，往往不是這樣想的。個人主義的行動，自然是花樣百出，然而，頂頂單純的，是想以個人的冒險或犧牲來挽救民族危亡的行動。這種人有的用暗殺手段，刺殺一兩個民族敵人，希望藉此「殺一警百」；有的用自殺手段，希望以「尸諫」喚起大眾的覺悟。

運用暗殺手段的個人恐怖主義者，根本就沒有認識：民族敵人之所以爲民族敵人，並不由於他們個人的志願，而是基於集團的意識。比方，日本法西斯蒂軍閥的背後，便有他們的封建集團；在客觀上，他們還受着日本資產階級意識的支配，雖然他們主觀上或者認爲自己是反資產階級的。再比方，偽滿漢奸代表最反

動而早已在沒落中的中國封建貴族；關內許多漢奸，往往是代表某一個最反動的官僚集團，或者是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買辦集團。所以，這種集團的勢力一天不消滅，殺了一兩個代表人之後，馬上就會再來一兩個新的代表人，而對於那個集團的勢力，可說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個人恐怖主義者還有一種說法，就所謂「大快人心」；他們却沒有想到「大快人心」的結果是什麼。民衆是只有在憤懣緊張的狀態之下，才會怒吼起來發揮偉大的力量的，而「大快人心」却剛好解除了他們的憤懣和緊張，而使他們的情緒鬆懈下去。抗敵救亡的工作是靠大家起來作羣衆的鬥爭的，倘使大多數人都已經做了順民，少數的烈士即使有了英勇的犧牲，能有什麼用呢？然而，個人恐怖主義却剛好否定了羣衆鬥爭的作用。個人恐怖主義使大多數人都一快了事，放棄了自己的鬥爭任務，而使極少數情緒特別高漲的人，僅僅做了青史

留名的人物，而無補於國家的危亡。

「憂國自殺」也許可以感動了許多人，然而，這種手段是「不足爲訓的」。感動大眾的方法很多，假如一個人能抱決死之心去做，那個效力一定可以大千百倍。尤其，倘使能在羣衆行動當中做一個奮勇鬥爭的死難者，那個影響比關起門來自殺，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這還不過說明自殺的手段太拙劣，而還沒有說明自殺的惡影響。這種惡影響，是要從自殺的消極性方面去看的。一個人往往要在絕望的時候，才會去自殺。所以，自殺所給與大眾的影響，往往也是「國家已經無可救藥」的惡影響。事實上，自殺的人自己所認定的，必然是「無能爲力」、「前途無望」……一套的悲觀論，而這種人的性格，必然是懦弱的。有勇氣的人，是絕不致於大膽的澈底的去幹的，而決不肯自殺的。

個人主義的方式，除了上面的兩種以外，還有所謂「本位救國論」。牠的意

思是教大家「安分守己，莫問國事」，把抗敵救亡的工作一概交給少數的「政治專家」去做。這裏我們且不必問這少數「政治專家」能不能單獨的負起救國的大任，也不必提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以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大道理；我們只是很簡單的請大家注意一下中國社會的特徵。在一個產業發達的國家，全國多數民衆往往都已經組織在產業的各部门，而一切的產業部門都又經相當的按着國防的需要和國家的生存而存在着。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大家都埋頭工作，結果必然是國力的增加和國防的鞏固，而成爲問題的，僅僅只是國內各階級間苦樂不均的問題。中國是怎樣呢？中國大部分的領土和人民，還逗留在中古時代的小農生產的方式之下。農民的散漫和沒有組織，本來是先天性的；在一個農業生產落後的中國農村裏，這種狀態自然是特別的顯著。這決計不像若干未成熟的優生學者所說，是中華民族的劣根性，而實在是任何民族在歷史的

過程中所同然的。這三萬萬六千萬無組織的農民，就是在平時經濟的意義之下，我們也得喚起他們，組織他們，推行合作制度以增加他們的利益，同時減少他們的剝削，介紹新工具和新技術，以提高他們的生產力，他們才能夠稍稍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封建勢力的超經濟剝削，而發揮一些國民經濟的力量。否則，在原来的愚蠢散漫的方式之下，即使個人埋頭苦幹，流盡了他們的汗血，也不過供給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勢力更多一些的营养罷了，那裏談得到國民經濟呢？倘使照戰時經濟和國民總動員的意義來講，那個危機尤其嚴重！農民的鄉土觀念，倘使能用民族意識去培養牠，就可以變成拱衛國土的力量；否則聽其自然，敵人就可以用「保境安民」的欺騙宣傳麻醉他們，而使之變成最貼服的順民。此外，農民的迷信，如果不用進步的意識去突破牠，敵人也可能用「真命天子」一類的邪說來誘惑他們。爲甚麼文化最落後、經濟最貧困的農村，往往是漢奸的

生產地呢？那個理由還用得着我們答復嗎？目下敵人在農民中進行漢奸隊伍的組織，是那樣的積極；假如說我們倒放棄喚起農民組織農民的工作，那真是太喪心病狂了！

說到中國的工商業，那更是可憐！大部分都是「爲人作嫁」的買辦性的工商業！商業且不去說牠就是工業，許多輕工業就專門替敵人的商品做加工改裝的工作。你要他們埋頭苦幹嗎？那結果便是教他們多剝削一些中國人的汗血去供奉帝國主義，甚至供奉我們的敵人！

我們且再問一聲：在這種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之下，這種埋頭苦幹究竟是替誰賣力？是本位救國，還是本位亡國？

以上所說，是個人主義而以救國爲標榜的。此外還有個人享樂和個人苟安主義，我們可以不去說牠們。好在，真能夠享樂的畢竟是少數人，而敢於喪心病狂

提倡享樂主義的，是更少數的人。幾年來在敵人軍事的和經濟的雙重侵略之下，大部分可以苟安的人，都已經呻吟在破產和失業的恐慌之下了！

第五章 小衆救國論

小衆救國論也是由個人主義出發的；不過範圍比個人主義擴大一些。他們認爲歷史上民族的復興，往往只須某一個領袖能在平時收羅一些有志之士，組成一體，培養一些幹部，就可以成功，至少也可以在政治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遠一點他們就會舉出明治維新和曾左復興清室的例子，近一點還可以舉出北洋軍閥的例子。這種理論的動機，是出於封建的閱閱觀念，那是不消說得的。說他們沒有了解時代的改變，也沒有十分了解當時的實際情形，恐怕也決不是苛刻的批評吧。

我們並不反對某一個人組織一個政治集團，也決不反對某一個人利用一個機關或者一個學校培養一些有用的人才；然而，一切的政治集團，一切在培養中的人才，都是要和當時的潮流配合的，都是要和大衆打成一片的。特別在這千鈞一髮的國難當中，我們必須動員一切的人力參加救亡運動，而決不能容許任何人爲扶植自己的勢力起見，把一部分的力量關在門內。我們還得指出：任何的政治集團都只能在參加廣大的實際政治鬥爭當中鞏固牠的地位；任何的人才也只能在參加廣大的實際政治鬥爭當中培養他的能力。所以，倘使組織了一個政治集團而不讓牠來參加廣大的救亡運動，維持了一個機關或者學校而把那裏面的羣衆和當前的救亡運動隔離起來，那不但對救亡運動是一個罪惡，對於他自己的羣衆也是一個罪惡。

羣衆力量的表現，是遵循着「量可以變質」的規律的。「涓涓之水，可以成

江河。「涓涓之水」倘使不流到江河裏來，便一點都沒有力量；可是一經集合起來成了江河之後，那力量便可以排山倒海。散漫而無組織的民衆，敵人便可以一個一個的來收拾，而一有組織，便能夠以羣衆的怒吼去反抗牠，使牠不敢欺侮我們的任何一個。這是個人力量和羣衆力量的變化。

有時候「涓涓之水」不成江河而成爲池塘湖沼，那情形又要兩樣。小一點的池塘至多也不過盡一些灌溉之功，有的反而變成蚊子的產地，而爲社會衛生的障礙；大一點的湖沼，除了灌溉之外，也不過供少數有閒的人們的游玩而已，力是不會有的。要池塘湖沼有力量，就非得把牠們引導到江河裏去不可。小衆的作用，就恰好像池塘湖沼；比個人的作用固然大一些，然而絕對不夠的。要小衆能夠發生力量，一定要把牠配合到大衆的潮流裏去。

第六章 官辦的民衆組織

官辦的民衆組織，是在歷史上就有的；那就是保甲、民團、保衛團……之類。最近在各處推行的公民訓練，可說是一種新的官辦的民衆組織。

官辦民衆組織並不是不好，但是必然不夠。在效率上，中國的政治組織是那樣的鬆懈，官吏的能力一般的是那樣的薄弱，連通常政務都往往要荒怠廢弛，敷衍塞責，那裏能談得到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呢？民衆的組織和訓練，是一件怎樣艱苦的事情？那要比通常政務的處理，真不知道要艱苦幾十百倍。這樣艱苦的一件工作，而要讓辦不了通常政務的人們去做，那結果就可想而知了。官吏當中自然也儘多賢明之士，然而誰都不能否認所占的成分是很不夠的。

其次，在本質上，有些很重要的任務，官辦民衆組織是無法完成的。我們在抗

日戰爭當中所迫切需要的，第一是民族意識的喚起，第二是反抗情緒的激發。這兩種任務，官辦的民衆組織都是很難做得好的。說到民族意識的喚起，主要的還靠自動自發的精神。單憑一紙官廳的命令，讓民衆被動的發生民族意識，效果已經是很微薄。倘使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讓他們莫明其妙の上操場喊「一二三」，那更是根本談不到民族意識。然而，目下許多地方官辦的民衆組織，往往就是那一套！

說到反抗情緒的激發，自動自發的精神尤其需要。民衆最可寶貴的力量，是自動的反抗強權、反抗壓迫的力量和自動的維護公理、維護正義的力量。爲要培養這種力量，一切要民衆做的事情都應該鼓勵他們問一聲「爲什麼？」而且還要不厭求詳的一再告訴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的理由，一直等到他們完全明白，自願自動的參加爲止。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一套，使民衆完全被

動的盲目服從一紙的命令，那所養成的決不是反抗的情緒，而剛剛相反的，是奴隸的性格！可能盲目服從甲政權的民衆，便可能盲目服從乙政權，那怕是傀儡政權；可能屈服於一種威力的民衆，便可能是屈服於別種威力的民衆，那怕是敵人的威力。盲目服從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教育，倘使我們自己先來這一套，我們就剛好做了敵人的清道夫！

還有，民衆的領導力量，是要按着自然的層次的。那就是說：最覺悟最勇敢的人，領導次覺悟次勇敢的人，一直這樣的下去。這種自然的領導層次，不但可以使領導的體系堅強無比，而且可以識拔出來，訓練起來，千千萬萬有力量的幹部人才：這是最可寶貴的民族力量。官辦的民衆組織就不能這樣。這是無可諱言的：官廳裏面本來也派不出許多能夠領導民衆組織的人物。讓幾個人地生疏或者幼稚可憐的人去領導民衆，那所得的結果，便只有民衆的反感和失望。假如民衆

不過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之下勉強的受組織受訓練，那裏還能談得到民族意識的喚起和反抗情緒的激發呢？

組織是必須在意識上能夠團結一氣的。倘使排班點名就算是民衆組織，那末，我們就不必再談什麼學生組織，因為學生原是經常的排班點名的。倘使把握着一本公民名冊就算是民衆組織，那末，像先進各國，政府本來就有更週密的人口調查冊，也就根本不必再談民衆組織了。民衆組織決計不是那樣簡單的。

以上還不過指出官辦民衆組織的缺點，事實上除了這些缺點之外，往往還有不少的流弊。比方，保甲制度便有時要變成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剝削人民的工具；民團成爲土豪、劣紳的武力，更是常見的事；藉公民訓練向平民耀武揚威的，恐怕也不在少數。人民是不容許再加壓迫了；民族解放的基礎，只可能建築在解放民衆的工作上面。給民衆以自由，鼓勵民衆去爭取自由，才可能有羣衆的怒吼，才

可能培養成功抗敵救亡的基本力量。一切以威力壓迫民衆的政策，一切把自己當做戰勝者、把民衆當做被征服者的態度，都不啻替敵人安排好征服我們的基礎，是萬萬要不得的。

在國民總動員的意義之下，民衆的訓練也絕對不能只限於軍事訓練，尤其不能只限於排列隊伍、整齊步伐的形式訓練。國民總動員的主要意義，第一是要每個人都能夠把自己的職業和國防聯系起來，第二是除了職業上的國防任務以外，能夠在間諜、交通、運輸、游擊……等軍事工作上，協助正規軍隊。關於前者，我們的文學家已經從事於國防文學，我們的電影家已經從事於國防電影，我們的戲劇家已經從事於國防戲劇，我們的教育家也已經從事於國難教育，然而這還不夠。我們的工業家還應該從事於國防工業；我們的商人也應該把他們的工作和國防配合起來；我們的農民更應該使他們的農業生產適合於國防。前面的幾

種國防工作，已經有許多人研究過了，而且有人在實地工作了；最後兩種，顯然是連研究都很不夠，而實際情形也是很糟。比方，許多商人就正在那裏販運私貨，許多農民還在那裏種鴉片烟，大批的米麥都在剛收成的時候被敵人以賤價收買，充實他們的糧台——專爲向我們進攻之用的糧台！這種違反國防意義，違反國民經濟利益的勾當，曾經有人消極的訓練過他們不做沒有積極方面的事情，自然更是不必談了。

關於後者——協助軍隊的任務，我們更不能不指出：排列隊伍、整齊步伐的軍事訓練是萬萬不夠的。中國目下所缺乏的，決計不是入伍當兵的民衆，而是站在國民的地位能夠參加總動員的民衆。反過來說：倘使全國的壯丁都僅僅只能在正規軍隊裏服役，我們的國民總動員就要變成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假如要把民衆直接動員到軍事工作上來，我們最好還是訓練成功千千萬萬的游擊戰爭

的戰士、諜報員、嚮導員、以及交通運輸上的服務者。

我們這樣的提出，並不是反對官辦的民衆組織，而不過是要說明：民衆組織是必須以民衆自發的組織為主體的。政府應該鼓勵民衆自動起來組織，指導他們怎樣組織，然而萬萬不能包辦民衆組織，尤其不應該藉官辦的民衆組織來壓迫消滅自發的民衆組織。這種消極工作的結果，得利自然是敵人。爲民族着想，我們還應該怕覺悟的民衆過多，民衆的組織太發達嗎？自然，我們也很同意：政府可以把所有的民衆組織，歸納到一個完整的系統裏去，政府可以隨時檢閱民衆組織，以加強臨事對於民衆組織的指揮力量。但是，牠們平時的活動，是必須給與廣大的自由的。

只要能夠確立以自發的民衆組織為主體的原則，保甲、民團、以及公民訓練，都變成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工作。民衆的力量提高了，保甲自然會變成人民自治

的體系，民團自然會變成人民的武裝，而不致被紳豪所把持盤踞。公民訓練可由民衆團體自動的按照程序動員羣衆來參加，而不致有絲毫的勉強。只要把訓練的項目加以修改和補充，那個效果自然是很偉大的。

要之，我們贊成提高國家的力量，然而反對把國家的力量轉變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力量；我們贊成加強國家的統治權，然而反對殖民地的統治方式。

第七章 結論

無疑的，中國已經沒有完整的軍事壁壘，也沒有完整的政治壁壘，更沒有完整的經濟壁壘。東北四省、冀東和察北，已經完全在敵人的鐵蹄之下，軍事、政治、經濟都在敵人的掌握當中，那是不消說了。在華北，軍事交通的重鎮豐台，已經被敵軍占領，敵人的海陸空軍力量已經對整個的華北布置好一個控制的密網。在長

江流域和華南敵人的軍事控制雖然不似華北的周密，然而至少已經深入到我們的壁壘之內。其次，敵人的特務機關，在種種色色的化裝之下，幾乎滿佈全國各都市；牠們不但刺探政治軍事的消息，而且還要收買漢奸，陰謀暴動。武裝走私的猖獗，不但突破了素稱堅強的關稅壁壘，而且給國貨工廠和正當商人以十分嚴重的打擊。此外，華北的紡織業差不多已經完全落入敵手；其他的產業，也在「經濟提攜」的口號之下，陸續的被敵人侵奪了！上海的華商紡織業，也不斷的在日商紡織業的威脅之下。這樣，占民族工業第一位的紡織業，可說已經整個的被敵人的勢力壓倒了！

那末，我們現在要抗敵禦侮、復興民族，究竟靠什麼呢？我們就靠着一個偉大的民衆壁壘。只有民衆的團結，才能衝破一切敵人的隔離，造成整個民族的團結；也只有民衆的力量，才能填補軍事、政治、經濟壁壘的缺口，拒抗敵人的橫行。東北

四省和冀東、察北，是被敵人占領了，然而東北和冀東、察北的人民，依然是我們的同胞；民衆組織的發展，就可以把這四千萬的同胞，組織在民族陣線之內。只要民衆救亡運動能夠有一個自由開展的機會，走私的商品便可以在民衆緝私工作之下，完全絕跡於市場；敵人在中國的產業，也可能使牠個個破產，至少也可以使牠沒有力量來壓迫民族工業。

年來唱得震天價響的經濟建設，我認爲在這破碎支離的軍事、政治、經濟壁壘之下，也迫切需要一個堅強的民衆壁壘，才能實現。新的稅制如所得稅、遺產稅等，如果要想施行有效，那個條件也正相同。否則外有敵人的掣肘，內有漢奸的破壞，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再從旁推波助瀾，隱匿中飽違法擾民的流弊，在組織鬆懈、壁壘破碎的中國，是沒有方法使牠減少的。消滅自然更談不到。

中國的情形，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在先進資本主義國

家裏面，因為產業的發達，大多數人民都已經很自然的組織在國民經濟體系之下，所以，國民經濟總動員就已經差不多是國民總動員。在中國，大多數人民都還很散漫的處在中古時代的農業和手工業的體系之下，根本談不到組織；其次，從事於販賣和輕工業的人民，雖然有薄弱可憐的組織，然而大半還是屬於買辦經濟體系的，而只有少數是屬於國民經濟體系的。所以，倘使我們想從國民經濟總動員的路線去執行國民總動員的任務，那個結果必然是很悲慘的。我們只有艱苦一些先組織民衆，再從民衆組織的路線去執行國民總動員的任務，甚至還要從民衆組織的路線去執行國民經濟總動員的任務。

因此，我們得趕快建立起來一個堅不可摧的民衆壁壘。但是，一個堅不可摧的民衆壁壘，是只可能用「親愛精誠和平合理」的三和土黏合的。